

海棠

陈文骥散文精选

情深

HAITANGQINGSHEN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海棠情深

陈文骢散文精选

HAITANGQINGSHEN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棠情深：陈文骢散文精选 / 陈文骢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59-7074-8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1613 号

书 名	海棠情深——陈文骢散文精选
作 者	陈文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074-8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我的终身爱好

——兼作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作品集。

我自幼喜爱文学、美术、音乐，喜欢了几十年，至今不变。我没喜欢体育，天生胆小，不爱竞争，各种运动项目，哪样都不行。

先说美术。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线装的《芥子园画谱》，父亲让我学着画，培养了我最初的兴趣。后来，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把这套书卖了，换成了小米和玉米面，我难过了很久很久。上初中时，我的母校北京二十五中学非常重视学生的综合教育，组织了文学、美术、音乐、京剧、话剧、曲艺、篮球、足球、排球等诸多课外社团，吸引学生参加。我参加了美术组，学过国画和水彩画，还竟然去颐和园、景山等地，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写生。其中几幅水彩画，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时家里生活极困难，父亲还挤出钱来给我买颜料、画笔和宣纸。可是，我没坚持学下去，初中毕业后，就放下了画笔，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拿起过。我同班同学有坚持学画的，如王伟、裘缉木等后来都走上了艺术之路，几十年没联系，想来他们都小有成就吧。虽然我不再学画，但对美术的爱好却不离不弃。我曾在中国

美术馆附近住过 30 年，这为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当然不敢说所有的美展都去看，但经常去看却是事实。20 世纪 90 年代，我借出访的机会，也曾挤出时间造访过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巴黎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梵蒂冈和佛罗伦萨的艺术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等，欣赏世界顶级的艺术珍品。我虽不能都读懂，但确实是难得的艺术享受，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圈外的普通人来说，也应该是三生有幸吧。更为幸运的是，我从事邮票工作 14 年，与美术界人士打了十几年的交道，耳濡目染，吸吮了一些美学营养。特别是我参加了两届邮电部和国家邮政局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的工作，评委们多数都是我国当代美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士，如靳尚谊、袁运甫、侯一民、周令钊、伍必端、邱峻、杜大恺、吴山明、徐启雄等。前后 14 年，我听他们评议邮票设计图稿，提出修改意见，阐述艺术观点，或谈论艺术创作，杂谈全社会的艺术现象和美学意识，受益匪浅。这段经历，帮助我提高了艺术鉴赏能力，增强了审美理念，使我对美术的喜爱上了一个层次。虽然我现在的住所远离市中心，远离美术馆，但是，看画展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机会，有好的画展，我还是要想办法去看的。2010 年元旦过后，京城降下近 60 年没有过的大雪，我还和老伴冒着风雪，互相搀扶着，用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到中国美术馆去看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展，足以证明美术对我的吸引力了。

再说音乐。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东公街小学有一台棕色的立式钢琴，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事。我的母校是北城一个很普通的小学，周围的学校有一台风琴就不错了，而我们竟有钢琴！这台钢琴吸引来了一位有较高水平的教音乐的黄老师，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是不是这台琴吸引来的另当别论，但黄老师认真、执著、严厉，却是千真万确的。黄老师除了教正式的音乐课外，还组织了一个红领巾合唱团，教孩子们唱歌。我幸

2 海棠情深 □

运地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特别喜欢这项活动，认真地学，认真地唱，黄老师不但教我们读简谱，还教我们识五线谱，使我们都有了很初步的乐理知识。那时我身体很单薄，不知怎么出现了气短的毛病，唱歌的时候偶或接不上气。黄老师的耳朵特“毒”，在几十个同学的合唱声中，竟然听出了我的毛病。开始时，黄老师还耐心地提醒我注意，可是越注意越长出气，她不能容忍了，说为了合唱不出杂音，不能让我再唱了，把我除了名。我受到了沉重打击，就向父亲诉说。父亲带我找了他的朋友王大夫，王大夫说吃点药就能好，别着急。我按王大夫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吃药，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我赶紧找到黄老师，说我好了，让我回合唱团吧。黄老师没有立即答应，对我测试了一番，用不同的调、不同的顺序，反复唱那7个音符，最后说，你回来试试吧。就这样，我终于又回到了合唱团。经过黄老师和同学们的艰苦努力，我们这个小小的合唱团终于唱出了点名堂：让我们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一种说法是为广播电台录音，一种说法是录唱片。反正我们也搞不懂，在20世纪50年代初，能去电台录音已经就是天大的喜事了，管它做什么用呢！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我们第一次去试录，五十多个同学从北城的鼓楼东大街步行到六部口，录完后，才坐4路环行有轨电车回学校。虽然个个都累得汗流浹背、两腿酸疼，但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因为我的母校在东城区都没有什么名气，竟然能有机会进广播电台的录音棚，令同学们大开眼界，倍感自豪。正式录的那天，有大轿车接送，对于北城众多的穷孩子来说，算是过足了瘾。记得我们录了两首歌：一首是《快乐的节日》，另一首歌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但歌词大体上还没忘记。那是一首有新疆曲调的儿童歌曲，里面还有几句维吾尔语的歌词，同学们唱着觉得特别好玩，印象尤为深刻。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能连曲带词唱几句。

录完音后是在电台上广播了，还是出了唱片，我也不得而知，只是在录音棚里听过回放，想不到那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觉得神奇极了。不管怎么说，这段经历应该是我最初的音乐实践吧。

我读初中的北京 25 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学校。学校里有许多学生的文化社团，其中就有民乐团和管弦乐团。我常常去看这两个乐团排练，那清脆的横笛、幽怨的竹箫、嘹亮的小号、缠绵悱恻的二胡和小提琴，都令我深深陶醉。但我不会乐器，家里也没钱给我买，我只能羡慕地看着他们排练。有一次，学校里卖音乐会的票，卖给学生的票很便宜，两角钱一张。虽然不贵，那也是家里给我的两天午饭的饭钱呀。我在卖票的桌前来回走，反复盘算着买还是不买。但那是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访华的最后一场演出，名团名曲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一咬牙一跺脚，拿出两顿午饭钱买了票。这两角钱，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演出是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那时中苏关系很好，朱德元帅出席观看了演出，全场气氛非常热烈。演出的曲目我都忘了，记得好像是李德伦先生刚从苏联毕业回国，他在乐团全体演奏员的热烈掌声中指挥了一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交响乐，每个曲目都牢牢吸引着我。最后一个曲目令我感到无比震撼，好像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 序曲》，说明书上介绍是作曲家为库图佐夫元帅大败拿破仑而写。因为乐曲中有《马赛曲》和俄国国歌，所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协奏。在全场观众有节拍的掌声中，身穿白色军礼服的军乐团团员们上场，他们每人都一手拿着亮光闪闪的铜号，一手抱着一束鲜艳的芍药花，把鲜花送给每一位苏联艺术家。这首乐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结尾，军乐团的演员们都站起来演奏，嘹亮的军号声、鼓声、钹声和钟声齐鸣，震撼着整个体育馆，也渗进了我少年的心。演出结束后，苏联艺术家们把一束束鲜花抛向观众，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全场。

这场演出令我终生难忘，引领我走上了欣赏古典音乐的道路。但我并不真懂古典音乐，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听不出什么门道来，只是觉得好听、喜欢听而已。我读了李岚清同志关于古典音乐的书，觉得很奇怪，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工作非常繁忙，怎么还有时间去研究古典音乐，著书立说？我也看过肖复兴先生写的一些关于古典音乐的随笔，为他的音乐造诣所折服。比起他们来，我大概连个“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名号也不够吧。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为引进先进设备访问德国，曾利用访问中的假日去拜谒波恩的贝多芬故居，不巧的是故居正在修缮，没能进去参观。此后，我以这次经历写了一篇题为《寻找贝多芬》的散文，收录在北京工人老作家的作品合集《五月榴花》中。书出版后，我送给德国格贝尔公司亚洲销售经理阿德勒先生一本。因为我跟他打了几年交道，已经成了朋友，而且，文中还写到了他。阿德勒接过书十分惊讶，他说没想到他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中国的书里。后来，他回国后，找懂中文的人帮助他找到了那一页，打开，固定住，当作贵重的纪念品摆在家中收藏柜的显眼处，供来他家的人们观赏。我在德国多次打听贝多芬的故居，所以，跟我接触过的德国人都以为我是古典音乐爱好者，是贝多芬的“粉丝”。他们送了我一套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全套交响曲的CD盘，我至今仍然珍藏着。

199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要为著名作曲家吕骥同志90诞辰举办一场音乐会，但缺少资金，就通过熟人找到我，希望我们企业提供赞助。我们研究后，为这场音乐会提供了赞助，为此，我有幸见到了时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的著名歌唱家吴雁泽先生。吴雁泽是我特别喜欢的男高音歌唱家，能和他相见，我是格外地兴奋，我们敞开心扉，谈起了音乐。他问我喜欢听什么歌，我说不管是美声，是民族，或流行唱法的歌，只要好的，

我都喜欢。他赞同我的态度。我说还喜欢听交响乐，但听不懂里面的内容，不知道一首曲子讲的是什么情节，或是什么历史事件。吴雁泽说，作为一个爱好者，喜欢听就成了，你觉得好听，说明你懂了，理解了，接受了，不用知道那么多东西。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专业人士，喜欢听，不就是一桩高雅的艺术享受嘛。

虽然我没有音乐实践，不过，听起音乐来，我还是全身心投入的。每当听到雄壮、激昂的音乐，我会激情满怀、热血沸腾；听到抒情、委婉的音乐，我会满脑子诗情画意；听到悲哀、凄楚的音乐，我会流出伤心的泪水；听到轻松、欢快的音乐，我会忘掉烦恼、顿失倦意……音乐，已经成为我几十年生涯中的一种情感寄托。

除了这些，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和音乐的另外一点小小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曾参加过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歌曲创作组的活动，学着写歌词。那时候，中国音乐家协会非常重视和积极扶持工人的业余创作，多次派著名的作曲家、词作家来给我们讲课，辅导我们创作。音协还把我们的习作打印出来，寄给全国各地的作曲家，请他们为我们的歌词谱曲。幸运的是，青年作曲家施光南为我写的歌词《我是山乡邮递员》谱了曲，成为一首颇具民族风格的男高音独唱曲，发表在1966年5月号的《歌曲》杂志上。那时，我不认识施光南，也未曾谋面。可巧的是，“文革”中天津歌舞剧院来北京学习芭蕾舞剧《白毛女》，就住在我们北京邮局的招待所。学习结束后，天津歌舞剧院为了答谢北京邮局的热情款待，在友谊医院小礼堂举办了一场联欢会，我有幸参加了。联欢会上，天津的艺术家们为我们演出了《白毛女》的片段和其他一些节目。演出快结束时，施光南挎着手风琴走上舞台，他说，为了表达对北京邮政职工的感谢之情，他为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

局的职工创作的，不知我今天来了没有，他很希望认识我。说完，他就一边拉手风琴一边唱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演唱，自然是激动不已，我觉得这首带有浓厚民歌风格的曲调，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歌词的内容，正是我所希望的旋律。他唱完后，我走进后台，和施光南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交流了创作的体会。临分别时，施光南鼓励我多写歌词，他让我写了歌词就寄给他，他愿意继续与我合作。粉碎“四人帮”后，施光南被调到中央乐团工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成了著名的作曲家。而我，自认习作水平不高，没敢再与他联系，倒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立体声广播中，多次听到过这首歌的演唱。施光南英年早逝后，音乐界曾在首都剧场举办过一场纪念音乐会，我想办法买到票和老伴一起去欣赏他的作品。我曾暗暗期望音乐会上能演唱这首歌，但没有，因为他写的好歌太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为局里的职工业余文艺宣传队写过几首歌词，其中，《小小报刊亭》、《雪花——献给我们的绿衣使者》两首，是请空政文工团的作曲家姜春阳同志谱的曲，一首是女声独唱，一首是男高音独唱。宣传队的演员们曾多次为职工们演唱过这两首歌。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邮政局组织合唱比赛，我为我局的职工合唱团写了一首《方寸之歌》，以表现邮票设计及印制员工的精神风貌。局工会邀请作曲家温中甲先生为这首歌谱写了合唱曲，参加了邮政系统的合唱比赛。说起来，我断断续续从事业余文艺创作几十年，只写过不多的几首歌词，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各种机缘，这四首歌词竟然都由著名作曲家谱了曲，也算是我跟音乐的一点缘分吧。

最后说文学。为什么那么喜欢文学，我真说不清。有人说我们家族有文学的遗传基因，这话听起来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祖上几代人确实在文学上有一定的造诣，可说是书香世家。但这

些情况，我是近二十多年前才知道的，而我自小就对文学有兴趣是何原因呢？我更相信儿时所受的启蒙教育影响了我。从我记事时开始，大人们就用当时流行的歌谣哄我们睡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小耗子，上灯台……”“排排坐，吃果果……”耳熟能详，几乎都可以背下来。再长大些懂点事了，奶奶就经常给我们吟古诗。奶奶虽然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但小时候念过私塾，记得不少诗词。到晚年的时候，她老人家还自己作诗，直至双目失明，还口占自己的诗作，让孙辈们记录下来。奶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七拼八凑，竟记录下来60多首。奶奶最早吟给我们听的古诗“床前明月光……”“少小离家老大回……”“锄禾日当午……”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这恐怕是我爱好文学的重要原因吧。

谈起对文学的爱好，不外乎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

我少年时家境贫寒，没钱给我们买书，家里的古书又读不懂，我们就用微薄的零花钱到小人书（连环画）店去看小人书。在店里看，一分钱看一本，租回家里看一天二分钱。我读古典名著，最早都是从小人书开始的。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看小人书已经不满足了，开始读“字书”。我经常到书店站着看书架上的书，店员们一般是不让不买书的读者看很长时间的，但可能是看我比较规矩，又很爱惜书，又是半熟脸，就对我网开一面，默认我在那儿看书，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至今对交道口北二条口上的小人书店、北三条口对面的聚珍书店和地安门路东的新华书店心存感激，我认为它们是培育我成长的摇篮。我还从小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家里订不起报纸，我就坚持每天到交道口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报栏去读报，那时我个子小看不到，就垫起几块砖头站在砖上看。几十年来，读报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也从网上看新闻，但报纸还是坚持读，家里订了几份报纸，每天晚上不看完是不去睡觉的。上中学的

8 海棠情深 □

时候，母校北京 25 中学的图书馆藏书很丰富，成了我借书、读书的重要基地。母亲工作单位的图书馆虽然藏书不多，但因母亲就在资料室工作，管图书的叔叔阿姨们都喜欢我，允许我到书架上自己选书，一次能借几本，于是，也成了我经常借书的地方。参加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很小，没有图书馆，我就先后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借书。有时，也从工资中挤出点钱来，订杂志、买书。

我读的书以文学居多，中国的古典名著、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名著、欧洲的古典名著，都读过一些。后来，根据从事管理工作的需要，也读过少量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当然，马、恩、列、斯、毛、邓的政治理论书籍，也是认真读过一些的。

说句实在话，在文学爱好者中间，我读过的书是很少的。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我知道许多大作家都读过大量书籍，我和他们的差距可说是天壤之别，无可比拟。就是经常来往的同辈文友，或是年轻一代的文友，在与他们的交流之中，我也深知自己读过的书比他们少，常有汗颜之感。近二十年来，我已经基本不整本地去读大部头的书了，但常常深刻地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还是不断地读一些章节，读一些刊物。总之，还在学习，还在读。当然，读过一些书，有哪些具体收获是讲不清楚的。但我总想，读书，对我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对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对我增强逻辑性、提高文字水平和工作能力，甚至对我的性格培育、生活习惯，都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不可不读书啊！

至于写作，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走出来的文字》的文章（也收入本书中），讲述了我学习写作的大体经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终身喜欢的三大爱好中，文学创作是我付诸实践最多的，而且至今笔耕不辍。我曾经短暂做过当一名作家的梦，但很快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我以为，作

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思想应该非常活跃，应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任思想如脱缰的野马，驰骋奔腾，无拘无束。而我则是一个循规蹈矩、连过马路都要找人行横道的人，自认不可能写出什么特别成功的优秀作品，怎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呢？充其量只是一名业余作者而已。但我对写作喜爱至深，凡是我看到的、亲历的、有感触的事物，就想写出来，不写不快。几十年来，我的习作很少，有若干年甚至基本没动笔。但我的写作热情未减，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去过的地方比较多，经历过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可以说积累了一些写散文的素材。现在我退休了，时间相对宽裕了，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虽说不可能写出什么上乘之作，但我相信自己的习作作为一棵小草，也能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添些许绿色吧。

本书是我从自己多年写作的散文作品中编选出来的。作品绝大多数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只有几篇原为家人所写，未曾投过稿。书中作品只对个别文字做了改动，虽然有些文章当时的社会烙印较重，也未修改，仍保持了原貌。我以为这样做，可以忠实地反映自己的成长轨迹，亦可以真实地表现当时的时代特征。书中作品除个别篇章外，基本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本书作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绿色的足迹》，基本是纯文学性质的散文作品；第二部分《方寸的记忆》，则具有一些回忆录和随笔的味道，按照“大散文”的观念，也可以包括在散文的范围之内吧。

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将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感谢大家能抽出时间来阅读这些习作，诚恳地期待着你们的批评和指导。

陈××

2010年10月25日

于芳星园

我的终身爱好——兼作自序.....	1
-------------------	---

绿 色 的 足 迹

沙滩——汉花园抒情.....	3
年 喜.....	7
1964年的第一个早晨.....	10
战斗的清晨.....	12
雨衣.....	15
同仇敌忾.....	17
山乡邮递员.....	19
麦场送报.....	21
虹.....	24
电波的速度.....	29
手挽手，肩并肩.....	33
冬夜.....	35
想.....	37
北海春深.....	42
气门芯.....	49
鼓浪情思.....	51
梦桑莲.....	55
寻找贝多芬.....	61

难忘的签名·····	65
濠江方寸情·····	68
朱家角的“胖胖”·····	73
烟雨漓江—春梦·····	76
绿衣人的心意·····	78
小山村的梦·····	81
纯净如水——想文乔·····	85
小豫哥，你听我说·····	89
此情绵绵无尽期·····	94
我曾“演”过话剧·····	111
琼岛茶意浓·····	115
海棠情深·····	121
扎龙那首歌·····	128
延河在我心中流·····	132
无声的都江堰·····	139
我与蜜蜂有点缘·····	143
久远的佛光·····	148
走出来的文字·····	153
茶·文化及其他·····	159

方寸的记亿

记邮票铭记的一次重大改变·····	171
第二轮生肖邮票的回顾·····	179
从《太湖》邮票到与生肖集邮结缘·····	185
与《鹤》相伴的日子·····	193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198
邮票纸的故事·····	204
我经历过的两届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	224

后记·····	231
---------	-----

绿色的足迹



HAITANG
QINGSHEN
海棠情深

